

难民选手：体育重启人生



中青报 中青网特派记者 梁璇

今天的东京日本武道馆里，参加柔道男子90公斤级的波勒·米森加获得了一次出场机会，等了5年，他的第二次奥运之旅被匈牙利选手托特·克里斯蒂安终结，他止步于32强，后者最终成为了本届赛事的铜牌获得者。

随着米森加离场，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成员已有20位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但他们几乎都像米森加一样，在赛场昙花一现。

我还没尝够奥运的滋味。难民代表团拳手罗德里格斯在7月26日的东京国技馆经历了一场速败，在男子75公斤级决赛中，比赛首回合进行不到一半即被终止。罗德里格斯上场仅10秒就被对手重拳击倒，此后又连续挨拳，裁判不得不终止比赛。罗德里格斯眼中含泪走下赛场。没有大赛经验的他在参加过世锦赛的对手面前不堪一击，但学习拳击已有15年经历的他，期待在奥运赛场展现更多一点。

通过国际奥委会的官网介绍，24岁的罗德里格斯出生于委内瑞拉，学习拳击只是为了在乱局中保护自己。物资匮乏让他无法在国内继续职业生涯，于2018年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申请避难，获得难民身份，也帮助他此后得以登上奥运赛场。本想代表数百万像我一样背井离乡但却继续追梦的人。但他的奥运经历不到两分钟，还不知道奥运是什么滋味。

同样在出场就被淘汰的还有第一个比赛日出场的射击选手卢娜·所罗门。

卢娜在厄立特里亚长大，在这个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国家，射击这项运动并不为人所知。为了自由，她于2015年从故土逃往瑞士。在洛桑生活期间，她遇到了意大利三届奥运会冠军射击运动员尼科洛·坎普里亚尼，也由此第一次以体育运动的方式认识射击，在那之前，我都不晓得射击可以作为一项运动。

在坎普里亚尼的训练场馆里，训练场地和装备都是无偿使用，这使得卢娜和其他几位和她近况相似的运动员得以在射击场上追求新的生活，甚至梦想。这些运动员多是来自没有能力提供场地和经费发展射击运动，但生活中不乏枪林弹雨的国家，成为射击运动员是他们以往很难想象的事。在追求奥运梦想的过程中，怀孕和分娩一

度让卢娜中断训练，但奥运组委会一年让她有机会回到赛场迎头追赶。最终，她如愿拿到奥运资格，即便她能触碰到的是及格线。然而，她的奥运旅程结束在了开赛的那个早上。

但竞技场上的昙花一现，是否代表难民选手的出战会被忘记？

东京奥运会，米森加的赛场看台上没有观众，混赛区也走得非常轻松，但这不代表这位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难民代表团成员没有粉丝。在社交媒体上，来自刚果（金）的米森加获得了极大关注，有未能前往东京的记者发布了5年前在里约赛场拍摄他的图片称：我最值得骄傲的一次采访，米森加出场。有巴西的观众对着电视屏幕拍摄他比赛的画面，问道：这是在巴西练柔道的哥们儿么？嘿，我在比赛现场见过他。

ROT！ROT！米森加还记得5年前，里约奥运会的柔道馆全场观众整齐的声音，他们呼喊的是Refugee Olympic Team（奥运难民代表团）的缩写，他是场上的主角。不过，里约的首秀，他的运气显然好于今年在东京，当时，米森加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神勇闯过首轮，虽然次轮被韩国选手郭同韩淘汰，但当他离场时，全体观众起立鼓掌，如潮的欢呼让他有些恍惚。

更让他惊讶的是，走进混赛区，涌向他的记者不亚于采访当红体育明星的规模，闪光灯闪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混合采访区二三十米的路，他挪了近40分钟，也正是这距离很短却耗时很长的一段路，让米森加和他的故事传进了千家万户。

米森加和另一位难民选手约兰德·玛比卡的教练吉拉尔·多·伯纳德曾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他从2015年开始教二人柔道，初次见他们时，他们甚至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服能穿着训练。一个奥运周期过去，在国际奥委会官网拍摄的纪录片里，米森加提到参加奥运会后的变化说：你能想象吗？我走在街上甚至被人认了出来。

让我惊讶的是，走进混赛区，涌向他的记者不亚于采访当红体育明星的规模，闪光灯闪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混合采访区二三十米的路，他挪了近40分钟，也正是这距离很短却耗时很长的一段路，让米森加和他的故事传进了千家万户。

2013年，当他随队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世锦赛时，他和队友玛比卡逃了出去，没钱、没有签证、只能藏在贫民窟里，一年后，他们拿到了难民身份，但因国际奥委会组建难民代表团而迎来了人生的转机。他们被推荐跟随赫赫有名的柔道教练伯纳德学习，从此，真正成为了一个柔道运动员。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家



难民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视觉中国供图

庭来指导你做什么，而我什么都没有。还好柔道教会我平静、守规则以及履行承诺。

同样在上届奥运会后被记住的还有尤丝拉，这个被称为“最美难民运动员”的姑娘担任了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旗手。

2015年，叙利亚爆发内战，尤丝拉姐妹和其他30名难民一起乘船逃出叙利亚前往德国，逃到希腊莱斯沃斯岛时，船只发生故障，从小学习游泳的她们和另外一名女子跳到海里拖拽船，最终到达了安全的地方，这次海难的经历，让她对游泳产生了恐惧，那是艰难、非法的旅程，很多人死在了途中。

到达德国汉堡后，她克服了恐惧，重拾对游泳的热爱，游泳确实挽救了我的生命，希望游泳也能帮我重拾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由于父亲是一名游泳教练，尤斯拉称自己几乎在走路之前就接触游泳了，于她而言，运动是我们的出路，这给了我们建立新生活的希望。

事实正是如此，尤斯拉被选中参加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支难民奥运代表队的成员。她由此一跃登上了世界舞台，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讲话。我想尽可能改变人们对

难民的看法，让每个人都明白逃离家园不是一种选择，而且难民是普通人，如果有机会，他们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就。

但她最初拒绝了加入难民代表团的提议，因为她认为“难民”是一个贬义词，但里约奥运会真正改变了她的想法，当我第一次来到德国时，我真的很为“难民”这个词感到羞耻，我很难过，我觉得人们会认为我很穷或很愚蠢，或者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赚钱或机会。当我来到奥运会时，一切都变了，老实说，五年前走进里约奥运会的体育场，那一刻我告诉自己，不，别只顾自己的感受了，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是关于难民、关于运动员的、关于为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声，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我希望在代表难民时我能展现良好的一面。我将永远为他们而战。

东京奥运会上，难民代表团共计29位运动员，来自11个国家。难民代表团领队格拉·洛鲁佩曾表示：运动员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着世界上所有的难民。让我们团结起来，我们是团结的人民。体育运动是我们的通用语言，让我们带来欢乐吧。

作为建立难民代表团的发起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希望通过这支队伍提醒世界，难民危机依然严重，也向全世界

的难民传递信息，他们也可以像任何人一样，用他们的才能与毅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一支难民代表团成立时，巴赫就提出要向全球难民传达一种希望，让大家重视难民危机。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因此，当时对加入难民代表团的选手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联合国难民署承认的难民，还有一个是拥有运动员的职业经历。

但满足这两个条件的难民是否真的能代表难民中最高水平的运动员呢？其实很难达到。这就出现了他们在竞技场上表现不充分的情况。他表示，因此，随着难民代表团持续出现在奥运赛场，一方面要重新评估其意义和价值，认识到组建这支队伍不仅是竞技体育范畴的事情，更多要展现友谊、尊重和点燃全世界难民的希望，另一方面，国际奥委会也要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遴选出难民中的高水平运动员，让这项政策更好地延续下去。

在这种趋势下，作为一个正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我们能否在这个问题上跟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展开一些合作，例如，帮助遴选出的难民选手提高运动表现等，我想这既是机遇又是一个新的课题。本报东京7月28日电

从不容易到容易 她们用了13年



7月28日，中国赛艇队4位姑娘以绝对优势夺得东京奥运会赛艇四人双桨冠军。特约记者 钱俊/摄

中青报 中青网特派记者 梁璇

7月28日，东京海之森水上竞技场的水面上，印有五星红旗的赛艇一骑绝尘，艇上的崔晓桐、吕扬、张灵和陈云霞早已熟悉将对手远远甩在身后的场景，她们奋力划行，要挑战的只有自己

分05秒13摘得金牌，这一成绩领先第二名6秒之多，创下世界最佳成绩。

2019年到现在我们每一场都赢，但我们没拿过最好成绩。今天我们都做到了。崔晓桐在赛后表示，全队早已做好了拿冠军的准备。这是不需隐藏的目标，为了这枚金牌，为了让国歌响彻赛场，中国赛艇队等了13年。

2008年8月17日，北京奥运会顺义水上中心，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国队唐宾、金紫薇、奚爱华、张杨杨以6分16秒06的成绩获得金牌。这是中国赛艇队奥运历史上的第一金。当时，奚爱华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以前这个项目都是由欧洲人垄断，而今天我们用一枚金牌证明中国人也可以做到。

可此后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该项目上继续夺金。

转折出现在2019年，4个有着不同成长经历的姑娘托起了同一条艇。张灵和崔晓桐都是小学时被体校教练发掘从而直接走上赛艇之路的，而吕扬最初练习射

箭，陈云霞原本练习跳远和三级跳，两人都经历了项目转换的艰难时期。此后，4个人原本都在各自的赛艇道路上稳步成长，等到2019年，才终于相会在同一条船上，也从此开始了夺金之旅。

自2019年配对以来，4个姑娘几无败绩：在组队当年的5月，首次参加世界杯分站赛，她们就夺得冠军，此后是亨利杯挑战赛、世界杯系列赛和世锦赛冠军，被队史收录的是一个赛季全胜的战绩。而奥运会赛前最后一次练兵，今年5月的2021年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她们不仅在决赛中夺冠，成绩更领先第二名4秒多，实力得到印证的同时，信心更加坚定。

尽管已经习惯了赢的滋味，但教练要求4个年轻人把每一场比赛都当成最后一场比赛去打，更注重过程，她常说：把过程走好了，结果就不会差的。崔晓桐曾练习单桨，刚加入队伍时有很多问题需要磨合，当时已经打算不练了，可张教练一直留着我，到后期配合流畅了很多，

才确定我们4个在一起。

留住崔晓桐的是主教练张秀云，这位曾被誉为赛艇界技术最好的选手自1996年先后参加了三届奥运会，仅收获一枚银牌。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她查出严重的心脏病，不得不退出比赛，但北京奥运会，完成心脏病手术后的她竟重返赛场，虽然无缘奖牌，但传奇已经写就。

如果我不折磨你们，最后折磨你们的就是对手。张秀云在训练中足够严苛。崔晓桐表示，奥运备战，加之疫情影响，她已经两年没有回家，在完全封闭的训练环境里，几乎没有机会与外界接触，武汉的天气炎热，备战的节奏从一大早就开始，6点前吃早饭，然后进入训练。在这里，像是一部影片被卡在某一帧，镜头里翻来覆去都是岁月一样的表情。因此，当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问及：枯燥的生活是否会让你想过放弃？崔晓桐点头说：会！没有丝毫犹豫。

但真正站上奥运会赛场，似乎没有什么能让她和队友犹豫。即便是今年第8号

台风“尼伯特”，也仅仅将她们的夺金时刻推迟了一天。比赛前夜，大家把战术安排写在训练日记上，让自己尽早进入睡眠，待天光破晓，4公里的水上热身将比赛日正式拉开。

除了在新的赛场，队友、艇甚至对手，一切都再熟悉不过，吕扬表示，决赛的对手我们之前几乎都有交锋，我们有信心，之前也没输过。

比赛开始之后，在第三道出发的中国队的迅速进入状态，500米过后已经领先德国队0.71秒处于第一位置。此后，距离越来越远，以至于网友调侃：镜头里怎么只有一条艇？自2019年夺得1500米后，中国队领先第二名已近两条艇以上的差距，悬念早成泡影。夺冠后，吕扬感叹：感觉所有不容易都变成了容易。

当主教练，我要帮助运动员实现奥运金牌梦。张秀云的愿望终于成真，可这枚金牌的珍贵之处在于，这不是复制前辈的辉煌，而是打开未来的钥匙。时隔13年，这个项目再夺金牌，意义非常重大，给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她坦言，现在只有她们4个，如果我还做教练的话，我肯定要在双桨上把人都给带起来，哪怕能多带一点点也好。本报东京7月28日电



7月28日，中国选手王宗源、谢思埸在东京奥运会跳水男子三米板双人比赛中。中青报 中青网特派记者 刘占坤/摄

中青报 中青网特派记者 慈鑫

8对选手、6个动作，整场耗时55分钟，对于一场奥运比赛来说，今天下午进行的这场男子跳水三米板双人的比赛算是短促的。但对于谢思埸，这55分钟的背后是整整9年的等待，他说，这是更漫长更漫长的等待。他用了3个“更”字。

9年前，在谢思埸16岁时，他就入选了中国跳水队。这是跳水界的梦之队，能加入这支队伍，既意味着距离实现奥运冠军的梦想更近了一步，也意味着只有拿到奥运冠军才算真正成为中国跳水队一员的使命。

但是追梦的脚步刚刚迈出，就遇到了荆棘。

2014年，谢思埸的脚腕严重受伤，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脚腕受伤意味着起跳受影响，这是致命的。医生的判断是谢思埸的运动生涯就此终结，但他在接受手术后顽强地回到了赛场，并且奇迹般地

2015年喀山世锦赛上夺冠。

2016年，随着里约奥运会的临近，谢思埸憧憬着自己的第一次奥运征程，按照当时的实力，确实完全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命运又一次跟谢思埸开了玩笑，他的旧伤复发，无法参加队内选拔赛，由此失去了参加里约奥运会的可能。当看到队友们在里约豪取7枚金牌（奥运会跳水项目总共设有8枚金牌）与谢思埸年龄相仿的曹缘、陈艾森都在里约如愿登上最高领奖台时，谢思埸既为队友们高兴，也不禁为自己未能前往里约而遗憾。

谢思埸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参加2020东京奥运会。为此，他又开始了4年的准备。

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4年等待变成了5年。而自2017年开始全力备战东京奥运会以来，谢思埸已经4年没有回过广东汕头老家。他知道，今天的比赛，父母、姐姐一定会在电视机前收看，但是他从来不敢让家人在现场观看自己比赛，谢思埸说，我看到他

们，可能会比我们哭得更厉害。亲人面前，所有的坚强都会破防。

相比起已经25岁的谢思埸，20岁的王宗源无疑是幸运的。2019年入选国家队，两年后就获得了参加奥运会资格，而首次参加奥运会也是一路顺利，拿到了金牌。

在王宗源面前，谢思埸就是老大哥，而他也给了王宗源无微不至的帮助。比如，教练跟他做一个动作，他可能理解不到位，但我在训练和比赛中对这个动作有切身体会，我就会告诉他我的感受，使他更容易get（把握）到动作的要点，谢思埸说。

王宗源除了能得到谢思埸对自己在动作技术上的指点，更重要的还是学习他的沉稳、镇定的品质。今天的比赛中，王宗源在第五跳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看的出来他有些紧张，谢思埸马上就开导他，比赛还在可控范围内，调整一下心态。

最后一跳，王宗源/谢思埸毫无思想包袱、完美发挥，稳稳的将金牌收入囊中。

双人跳水选手，讲究的是比赛中的同步性，王宗源发现，自己在与谢思埸两年的搭档中，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训练方式，都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谢思埸的影响。他说，俩人已经不仅是跳水动作同步，更是人生节奏同步。

与这样一位年轻队友搭档，谢思埸知道对方需要自己提携的地方很多，但他毫无保留地付出。他看到王宗源虽然年轻，但是好学，这让他始终相信，无论俩人的起步差距有多大，最终都会一定能齐头并进。

等待了9年，登场55分钟，奥运冠军梦达成。当俩人互相给对方挂上金牌之后，谢思埸仔细地看着它，原来这就是梦想实现的感觉。

但是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王宗源和谢思埸还将参加本届奥运会男子跳水三米板的个人项目，休息？可能不会，谢思埸说，因为四天之后就是单人比赛，我们必须每天训练，保持好竞技状态。本报东京7月28日电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冠军

中青报 中青网特派记者 慈鑫

面对一众为他打抱不平的记者，肖若腾平淡地说到，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他认为的第一名。

一个小时之前，东京体操竞技场内的媒体看台上曾爆发出一阵嘘声，那是因为中国选手肖若腾在干净漂亮地完成一套单杠动作后，裁判打出了让人吃惊的低分。

因为防疫需求，东京奥运会的绝大多数比赛场次都没有观众入场，媒体记者也就成为看台上最重要的一群观众。

媒体记者的嘘声代表了他们对裁判打分标准前后不一的不满。肖若腾也清楚，当最后一个出场的东道主选手桥本大辉完成动作时，冠军已经不可能判给自己自己。

在前五套动作比完的时候，肖若腾排名第一，领先日本选手桥本大辉0.467分。但最后一项单杠完成之后，桥本大辉反超肖若腾0.4分。日本队如愿拿下了这枚男子体操全能金牌，肖若腾屈居亚军。

这场比下来，内心挺复杂的，拿到银牌高不高兴？高兴，全世界的比赛都是只有一个第二；但是我同样很想拿金牌，而金牌也只有一个。肖若腾在赛后表示。

今天整场比赛，肖若腾零失误，而桥本大辉在跳马和吊环项目上都存在明显失误。作为2017年体操世锦赛男子全能冠军和2019年体操世锦赛男子全能亚军，肖若腾是此次东京奥运会男子体操全能项目金牌的有力竞争者。并且他今天超水平发挥，我想这既是机遇又是一个新的课题。本报东京7月28日电

比赛开始之前，他吃了4片止痛片，撒掉了缓解肩伤的绷带，只为了轻装上阵。全部动作比完之后，肖若腾可以骄傲地说，对自己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

但他也知道，东京奥运会是日本队的主场。而在日本队之前已连续失掉体操男团、女团冠军之后，男子全能金牌已成为他们的必争之物。

我们作了充分的困难准备，肖若腾说，技术方面的、伤病方面的、场馆里的风向以及东道主因素等等。困难很多，且大多数超出运动员所能左右，肖若腾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你拼意志品质，我就盯着你，跟你咬到最后一天，你要是顶不住，你掉下来了，你就完了。

无论是个人表现、克服伤病还是意志品质，肖若腾今天都做到了完美。日本队作为东道主对这枚金牌势在必得，而中国体操队，在上一届里约奥运会上遭遇“滑铁卢”之后，此次在东京同样对这枚男子全能金牌极度渴望。大家的期待、自己的使命，一直在激励着自己，肖若腾说，这可能也是自己今天能够超水平发挥的一个原因。

但体操这一行为打分项，受裁判主观因素影响太大。体操运动员身在其中，也只能选择接受。就像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俄罗斯老将涅莫夫在完成一套令观众眼花缭乱、全场叫好的动作后，对裁判打出的低分，全场响彻嘘声，比赛被迫中断。涅莫夫当时并没有得势不饶人，而是请求观众理解裁判。今天，看到愤愤不平的记者们，肖若腾也是选择了安抚，他说，面对现实吧，选择一个好的心态。

裁判可以判定谁第一谁第二，但是观众心里也有自己的冠军。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几乎每一位从肖若腾身边走过的运动员都向他表示致敬，在混合采访区，记者和志愿者们也将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了他。本报东京7月28日电



7月28日，中国选手肖若腾在东京奥运会男子体操个人全能比赛中。视觉中国供图